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八

九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旻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徐步青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仁民

宋孝宗乾道元年施師為臨安府教授用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降絲綸恩不霑被細民既困於倍輸又困於非泛重以歲惡室且

垂罄祖不如期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上曰非卿不聞此言詔從之六年汪應辰論愛民六事劄子曰臣竊以自昔人君大有為於天下雖疇酢事變不一而足然皆以畏天愛民為本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愛民乃所以畏天也未嘗有不得乎天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亦未有不得乎民而能得乎天也自王者之迹熄戰國之君務相傾奪於是孫吳之戰伐儀秦之縱橫申韓之刑名法術紛

起更進天下為之騷然不寧孟子於此時獨力持仁義之說以救民濟世齊大國也宣王一時賢君也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其志亦大矣孟子乃曰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為之後必有災其所以告宣王者則在於反其本養其民而已夫以天下並爭詐謀竒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養民之說不幾於拱揖而救焚乎故當時例以孟子為迂闊而莫之用言既不用則亦莫見其效驗然而後之能一

天下者漢高祖光武也高祖所任者蕭何何之言曰願
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光武所任者鄧禹禹之言曰方今人思明君如赤子之
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蕭何鄧禹之言
即孟子之言也世但見高祖光武征伐四克而不知其
得天人之心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恭惟陛下宏規遠畫
將以紹復大業底綏四方而於愛養斯民尤致意焉發
於詞令見於政事勤勤懇懇無所不用其至固已合乎

天矣臣輒不自揆思所以將順聖德之萬一者其一曰
陛下雖有愛民之誠而良法美意推而行之者則在監
司郡守今之監司郡守多不實選是以民未必皆被其
澤願陛下精擇其人久任其職考覈其課而進退之其
二曰獻言進計之人類多捨循常而好紛更之說聽其言則
功未必有可見之迹可喜之事而紛更之說聽其言則
美施於事則悖民受其弊常在於此故昔人以謂康濟
小民率自中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也其三曰權

貨之利今皆數倍於前代州縣或科斂以取辦雖未能
蠲減不宜有所增加以重困民力其四曰州縣費用比
承平時不翅十倍豈復更有羨餘貪猾之吏往往刻剝
進獻項雖禁止未能盡革自今有犯令者願陛下必行
紕罰以明示好惡其五曰收糴糧儲繕修器械之類諸
所費用悉宜計其實直給降本錢無使州縣於百姓重
賦之外復有此等陪備或更並緣肆為奸利其六曰民
竭其財力以養兵矣而又欲以民為兵恐其不足以禦

盜而適以為盜也今雖已籍定若免其教閱而約束州
縣毋或非時追集違法率斂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安業
凡臣所陳皆係斯民之休戚為甚切臣之見聞思慮所
不及者蓋亦不少惟陛下特留聖念使士之誠實之言
民之疾苦之狀皆得畢陳於前次第而罷行之以固邦
本以承天意天人協應相與為一則為之而成動之而
功將無不可者矣

應辰知平江府辭朝論養民疏曰臣聞孟子曰得天下

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
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三代之
得天下也以仁固已然矣自三代以後分裂擾亂無所
不有其能得天下而保守之者亦未有不先得其民也
可以見孟子之言為萬世不易之理矣恭惟本朝累聖
相承皆以仁恩義澤涵養天下治安久長雖三代有所
不及中更變故而民心愛戴有隕無二以能復建中興
之業得民之效有如此者陛下以聖德撫世仁民誠意

未嘗不以斯民為念然臣竊謂養民之政雖在今日為甚切而在今日亦為甚難昔周公作無逸以為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又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滛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言上無妄費則下無橫斂民之供於上者皆正也今陛下勤勞恭儉固未嘗有逸豫之事惟是艱難以來事緒百出費用數倍是以賦斂煩重禁榷嚴密而國用猶且匱乏雖欲以萬民惟正之供其勢有未可者此養民之政在今日

所以為甚難也然而事固有不得已者亦有可已而不已者伏見比年以來進言獻計之人往往不究事之是非不卹民之休戚苟欲以取新立異矜智飾辯徒使凋瘵之民騷動疲敝而其實於國無毫髮之益若此類者蓋未易以一二數陛下試取已行之事夷考而省察之皆無逃於聖鑒矣昔元祐宰相范純仁以為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小人之情希功好進行險生事妄說利害覬朝廷舉事以求爵

賞朝廷若輕信其言則民不安矣國家之敝常必由斯
臣竊謂純仁之言明白簡當切於治道伏望陛下於聽
言舉事之際審其是非計其輕重而究其本末之叙成
敗之效庶幾事不至於輕發民不至於重困亦以使天
下之人知聖主惻怛之意如此而其所不得已而取於
民者特勢有所不免爾以陛下之勤勞恭儉至誠不息
力行不倦天意益順國勢益強必将併與今日所不得
已者次第而蠲減之以幸天下矣臣不勝至願

八年權禮部侍郎周必大上奏曰臣竊見陛下以幣券太輕日夜憂之一旦內出積鏹以百萬計為權之之術旬日來軍民既被實惠懽呼之聲徧於行都推是心也豈止以羊易牛而已臣請因聖德之所及而推廣之臣聞愛民仁也理財義也二者相須初無二說而中外之臣不能深體上心用意或有未善且如中興以來駐蹕二浙踰四十年蓋今日根本之地也平時當愛養其力緩急乃深得其心而賦稅供億反重於他路蓋四方州

縣近則畏監司之刺舉遠則懼上臺之詰責審於舉措
莫敢輕發惟近甸官吏則不然或陳其利而掩其害或
徇其名而蔽其實凡有獻明稱奉旨行之吏民以其出
於朝廷莫敢違者如近日越婺諸郡以隱漏為名增無
實之稅是也竊料陛下特未詳知知則必有以更之矣
臣雖書生豈不思邦計未裕而徒為空談然而日侍清
光竊歎陛下有養民之德而有司無體國之風也敢冒
昧言之願陛下深詔執事愛惜民力譬如子弟富實他

日父兄有不時之須雖竭其囊橐以濟用度夫復何怨
不必平居無事驟增科調使懷戚戚也詩曰惠此京師
以綏四國惟陛下念焉

孝宗時朱熹上奏曰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
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
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
且自以為功而其兄聞之乃為哭於先廟以為作俑之
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

罷復有增加以至於今乃為大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儉佞培克之人輒為比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趁及一年所收最多之

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何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蓋舊轉後為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

知州縣之煎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
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苛瘡
無細不知抑搔按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
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深照本末持詔有司
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
依分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
討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
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禮部員外郎范成大上奏曰臣伏見比者臣寮有請以福建等路有不舉子之風乞支錢米以濟貧乏陛下推天地好生之德特從其請恩至渥矣然其間尚有委曲臣請續終其說姑以臣前任處州言之小民以山瘠地貧生男稍多便不肯舉女則不問可知村落間至無婦可娶買於他州計所天殺不知其幾檢准紹興八年指揮貧乏姪娘支常平米四斗十五年指揮改支常平米一石又著令殺子之家父母鄰保與收生之人皆徒刑

編置賞罰具著如此而此風未殄者蓋州縣以常平積
欠救過不暇決不敢以此非時發倉支賜既不復行罪
名亦不復問臣伏觀去冬聖旨將諸路常平義倉漏底
折欠十七萬八千餘石盡行除放若以此數救不舉之
子當活十七萬八千餘人而典吏巨蠹陷失如此陛下
尚且置而不問臣決知陛下無所惜於貧乏之家也昔
蘇軾知密州盤量寬剩得數百石專儲以養棄兒是時
初無常平給賜之令使軾在今日則推廣上恩當如何

哉臣愚欲望聖慈申飭諸路提舉司并州縣長吏有似
此風俗之處依累降指揮勘會貧乏如數支賜又須申
嚴法禁與之並行并窮山僻縣常平義倉所管數少不
了支給定成空文乞令運司倣蘇軾遺意措置寬剩量
撥助之每歲各具支過錢米活過赤子數目奏聞於以
滋聖朝仁壽之福衍清廟靈長之休抑又得十年生聚
之義惟宸慈軫念

成大為數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又上奏曰臣聞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帝興王成未有不得民而能立邦家之
基也得民有道仁之而已省徭役薄賦斂蠲其疾苦而
便安之使民力有餘而其心油然知后德之撫我則雖
天不能使之變而況蠻夷盜賊水旱之作安能搖其本
而輕動哉此甚易知易行而後之論治者往往過計謂
天下之大將人人而濟之安得力而給諸於是輕言功
利而重言道德卒之道德不建而功利亦無聞焉雖然
論治者皆以仁民為難而臣今敢以為非難者誠有得

於聖主躬行之效小臣將命實親見之者請略詳其目
廼者四蜀酒估之患人不聊生陛下睿斷歲捐錢五十
萬以代之償此令一下五十餘郡驩呼祝聖者沸天隱
地旬日皆徧士大夫舞手相慶以謂吾蜀當有數十百
年之安臣於是知民之易德有如此者又如關外和糴
之困詔旨下詢有司未知所出陛下睿斷先免階成和
鳳一年之糴異時歲雖大熟不足輸官淳熙三年免糴
令下秋旱薄收而四州粒米狼戾充箱溢筥排門求售

較之穰歲物價反平漕臣行部過之邊氓遮道誦說東
向感恩或至涕下臣於是知民之易德有如此者恭惟
聖主端委穆清之上—動其念加諸遠民而萬里之外
覲德丕應捷如影響微臣不佞愚心了然見王道之易
易焉孟子謂保民而王易若折枝而非挾山超海之難
不為過論臣拳拳之誠更願帝德廣運益加聖心深詔
內外執事曉然知陛下仁民固本之指凡吾民疾苦悉
以上聞苟有可以惠利便安之者勿牽故常臨以睿斷

使先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罔有不被堯舜之澤如是則衆心成城道德有威推恩以保四海天下可運諸掌矣其何大欲之不濟哉此陛下躬行之效證於孟軻之言非臣臆說惟聖神財幸

李椿通判廉州未赴召上奏曰臣竊以國家天下譬之一身朝廷腹心也州縣四肢也百姓膏血也使膏血和暢四肢康強腹心寧靜則身安可保矣苟傷其膏血瘁其四肢而曰吾耳目腹心無恙臣不信也孟子有之曰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
斯得民矣仰惟陛下護國如護元氣愛民如愛赤子今
大農不參諸路之虛實監司不卹州縣之匱乏州縣不
卹百姓之困窮致百姓心不服縣縣心不服州州心不
服監司實有以使然也州縣常賦固有定數非法科敷
固有約束諸州有合起月椿大軍錢合椿窠名已自不
足又經統制許增不許虧既曰無額上供而復立額州
縣官兵諸路上司未嘗計度此州所以心不服監司者

也州督財賦於縣或立帳或掛圖或揭貼具縣之合解
色目不復問其所自出驅督嚴急縣既被督則亦巧作
名色取之於民民或有訴州縣監司不得不公行此縣
所以心不服州者也縣道唯財賦辦者為能吏愷悌之
政幾希民之疾苦誰復過而問焉此百姓心不服縣者
天下皆是也臣不敢覲縷以溷聖聽且以諸軍揀汰人
論之自累年諸軍揀汰使臣軍負不知幾何人矣添差
分在諸州月增費錢米不審省部監司曾有取會其數

奏陳計度者乎建議揀汰疾老者必曰可以減省總領所支遣諸州不必卹此誠建議者存心決非念陛下赤子者又何異殘其膏血四肢自謂無恙者安得卹民心之義哉然則兵老不揀可乎百戰之士不存卹可乎存卹老疾戰士顧念無術今揀汰使臣扶老攜幼近者數百里遠者數千里道路飢困狼狽之狀見者憐之所在州軍闕乏不得請受者十六七既滿之後赴部參選扼以呈試格法久之有所授者闕不下五七年何以為待

關之資不得差注者亦又多矣其所謂存卹徒有其名
官司兩受其弊耳已添差在諸州者蓋無如之何矣臣
愚欲望聖斷令百官集議自今諸軍揀汰人所以存卹
久遠可行之理庶幾有功戰士被其實惠州郡亦可支
梧不為小補

王質上奏曰臣嘗論之古之為吏者無所忌於民而為
民者無所忌於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氣協情通
則無乖阻而氣協則無鬪爭古者郡邑之間吏不猜民

民不疾吏懽忻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弟之相愛平時
追呼號召未嘗及於民之門而鞭扑笞箠亦未嘗切於
民之肌膚間則出之阡陌勞來相勸以勉其耘耔蠶織
之事然其色怡和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徑若有以傷
民之情者故民之於吏依依切切常有慕戀感悅之意
出力以供其衣食雖甚勞而不辭及其無事之時則又
為補葺其宮室以庶幾無虞於風雨鳥鼠之害蓋嘗讀
詩而至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親豈弟慈祥無

織毫齟齬扞格之態故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
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芡祁祁
女心傷悲其情亦可見矣以為未也七月鳴鵙八月載
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萼五月鳴蜩
八月其穫十月隕摯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績以為已裳而公子則以玄黃貉以為已裘而公子則
當以狐狸蓋其不敢自愛其身而愛其吏也如此當是
時為吏者優游泮渙得以盡其志而為民者謹朴勤厚

得以安其生雖有狼戾無親之人咸有悅慕而不肯疾
視其上蓋自秦商君設法以鬪吏民而其情遂泮渙離
散而不可復合而平居吏之視民惴惴然如覩其仇讎
故吏得間則肆其忿以毒民而民得間則泄其憤以毒
吏蓋嘗思之至於秦皇二世之際郡縣之吏屠人之父
戕人之子暴虐慘酷假天子之法令以濟其凶及夫劉
項勝廣之變則紛然剗刃於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
其勢之相激不得不然者故臣以為吏民不可使相忌

忌則爭爭則必至於交讎而不可止而後之於天下者不能揉其爭之之心而反校以爭之之具以趣其鬪其初欲制奸吏而不知其弊或至於長奸吏奸吏未必可制而良吏先受病矣今夫民之訟長吏者使其誠無辜而濫罪則不得不自伸其冤誠過制而橫斂則不得不自訴其抑然其間或啗童僕以伺其陰或結胥吏以制其失或陽與之往來而餽遺他日則持之以為不法雖狡猾者未有不墜其計也此其端生於豪強兼并之家

恃勢以暴民挾私以屈法多不便於能吏是故必欲適法搜求而使之去且今之為郡縣之吏者蓋亦甚難矣監司不卹郡縣故嘗有不時之須稍緩則符檄紛紜逼切則責急星火權要不卹郡縣故嘗有難應之求稍不如所欲則怒罵陵拂以至於侵淫搖撼以快其志而又加之兼并豪強之民持其短長以逞其詐以肆其橫殆非所以保護能吏也嗟夫郡縣之間烏能事事盡善而人人無失哉臣愚以謂非有大奸大慝一號令之不審

一措置之失當不甚害民而蠹國者則包涵掩覆有以略其過責其效而盡其才使豪民不至於縱其奸而能吏不至於沮其志如是則歲月而吏民之爭庶乎其可息也

中書舍人崔敦詩論州郡掎克疏曰臣仰惟陛下聖謨廣大睿略英明雖非淺識所可窺測猶有愚誠庶幾裨益竊惟國家閒暇之日正是愛養基本之時譬之養身若平居保固氣力使之渾厚則臨事可以支疲勞譬之

植木若常時培壅本根使之牢固則一旦可以待風雨此蓋理之自然事之必至者也臣竊觀當今州縣之吏頗成掊克之風雖皆以添差歸正增多為言乃實以干寵取民聚斂為事不能體國但務取民徒見強濟之吏因而得名者固多不知奸貪之夫藉以遂私者不少不加痛革浸累至仁臣今略具三事下項

一籍沒家財固有成法近來州縣利其所入遂有桀黠之人妄亂指陳以投其意或稱為強盜窩藏或

稱非嫡嗣戶絕或侵折場務之本或負欠豪強之財不問何如便皆拘籍朝為富室暮為窮民且人之得罪豈能無寃資財既為官司之破除田產亦為勢力之賤售後雖辨雪難復再還縱使多詞終成無益子孫窮困骨肉散亡干陰陽之和害忠厚之政臣愚欲望睿旨今後雖於法令合行籍沒除已結正罪犯施行外所有籍沒一節具申提刑司看詳施行仍候一年外方許支用其田產許收利

入亦候限滿方許出賣

一科罰之禁前後具明近來州縣乃出巧謀其有富
室豪家懦子弱弟既捃拾以負犯遂恐嚇以刑名
徐令有司開道所欲或倉庫城隍之未備或舍館
學校之未全逼使繕修悉令出備類多竭產僅得
賠償實出脅持俾稱情願破上戶為下戶壞富民
為貧民何嘗朝廷一毫擾民皆是州縣倚法以削
臣愚欲望睿旨今後州縣不許因事逼勒出備修

造等事許被苦人越訴將違戾官吏重作施行

一受納之弊今日已極徒緣費用之廣須資賦入之
贏縱有寬容寧無藝極今乃年年增長第第加添
不卹過多悉期取足當受納差官之際須利害切
已之人或資考已足許以薦貲或祿廩素微啖之
厚利惟知極力豈復顧民既足須求又獻出剝且
州既明取其贏以供州縣又明取其贏以供縣茲
猶為可復有不然至乃賊吏作邑貪夫主藏同謀

一心作弊百計裝綱運則可以支多而私收於出境變主租則可以多糶而傾入於私家是以公私規圖上下剋剥合入米一石今有至二石而可輸合用錢一文或有至兩文而未已更遲以久將又如何况今年歲豐登穀米狼戾一畝之入不給官輸終歲之勤尚乖一飽不加措置重困農民臣愚欲望睿旨今後州縣受納並從轉運司將逐州交互差官仍令所差官依常加耗受納如有過數重

取從轉運司覺察按劾許人戶越訴其不覺察官司一例重作施行

敦詩又論蠲放丁錢米夏稅疏曰恭惟陛下勵精政治仁愛黎元近者嘗有指揮議蠲月椿或折帛錢博謀近臣未有定論致陛下深仁厚澤未即下流臣嘗究其說主月椿者則曰月椿出於州縣寬州縣則是寬百姓然月椿名色實為不一其間亦多州縣合取以供經常固非盡是橫斂於民其有常入不足始為一切之計違法

經畫求足其額此乃不可盡見今一舉而蠲之此利恚
歸州縣使州縣守令一一得人固不患不以寬民然而
州縣亦安能一一而居之其間乘其寬裕濟其奸私貪
者卷以自歸侈者殖以自豐其黠者則盛苞苴飾厨傳
以作聲譽何有惠利及於吾民哉此議者又謂月椿之
不可蠲也主折帛者則曰和買之不予錢已非其舊今
復令折帛夏稅之輸絹固其所有今乃令輸錢此名不
正言不順民共苦之其來已久今稍蠲年歲誠足以紓

困窮之民然州縣依法科敷折帛止及上中等戶間有
違法科至下戶者亦少雖所在不齊難以槩論儻一舉
而蠲之則誠慮上中等戶僥倖寬恩而下戶未盡蒙利
此議者又謂折帛之不可蠲也臣嘗謂土地不同議論
隨異昔熙豐間議役法者不一大率吳蜀之民以雇役
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宜是時諸臣不能周知四方
風俗各執所見迭為勝負今議月椿折帛其意亦然仕
江西者親見月椿之害民故以月椿為可蠲仕江東兩

浙者親見折帛之害民故以折帛為可予然終非齊一之論也臣竊謂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愛養基本此心之發止欲寬民爾然寬民之道寬小民為上壅水以起橫堤之魚不若輸之涸澤以活無窮之鱗投食以飼卧道之虎不若散之窮林以飽無數之羽是故寬小民則所捐者少所利者衆臣竊見諸路身丁錢米及第四第五等人戶夏稅皆取之小民者也臣欲望睿慈斷自宸衷取見諸路身丁錢米及第四等或止第五等人戶合納

夏稅酌量蠲放此不待考核不須詢訪詔旨一行惠利便及徑截明快無復可議難者或曰如一戶有身丁錢米又蠲夏稅却有無身丁錢米處止蠲夏稅良為未均臣謂如一戶有身丁錢米又有夏稅許從一多蠲放有何不可乎難者又曰夏稅放至第四等或止放第五等以為利及小民然今有別置戶名分寄田產詭為第四等第五等者未必盡皆小民也臣謂國家布惠施仁大為之限若須一一推究極盡殆至不行今就使詭為下

戶者不能無之要是及於小民者多矣豈不愈於蠲月
椿則利專於公家蠲折帛則幸止於上中戶乎臣竊以
國家又安邊鄙寧靜譬如養生寒暑未侵正當護愛於
真元又如養木風雨未至尤宜培固於根本是以臣每
念恩榮之報多陳惠利之言雖近常談實為切務今誠
見陛下仁心德意廣大宏遠欲卓然施非常之恩而遲
徊既久未見布宣是以敢不自揆罄竭所聞伏乞睿慈
併下臣章付三省參議施行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乞放免崑山縣隱戶田賦劄子曰
臣恭仰陛下以文武剛明之姿中興大業號令之下無
非以元元為念四方萬里涵泳聖德至深至渥臣竊見
平江府管下崑山縣苗米六千五百石有畸頃緣經界
逃民隱戶之田皆藉以為數自茲迄今積十九年監司
省部前後差官覈實舉知其弊因仍未之革人以為病
重惟陛下慈仁為治下之疾苦唯恐不聞聞而行之唯
恐不及況朝廷經費固不以數千斛為輕重凡此虛數

歲無斗升之獲奸吏因緣文移督促其害不可勝言欲乞聖裁特為減免以惠一方若或下之中書中書行之戶部不過看詳而已則民瘼未易除去伏望睿慈亟賜施行免致重困吾民而實惠溥博誠非小補

楊萬里上民政疏曰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出於此而已矣且吏何惡於民而仇之也非仇民也不仇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有罪罪驅之於後功陷

之於前雖欲不與民為仇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意而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所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者也贊其不便於民者爾曷為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於民者耶贊其便民者無功而贊其不便於民者則有功也是故政之不便於民者未必皆上之過也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於某土之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輸又從而矜

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
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其善而不知有
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願食吏肉之民吏之
肉不足食也功歸於臣怨歸於君利於國者小害於國
者大此可悼爾古之人君所以漸致於民散國亡而不
悟者皆吏誤之蓋夫賦重而民怨此奸雄敵國之資也
可不懼哉唐趙贊為一切聚斂之策德宗盡用之及涇
卒之變都民散走而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

餽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德宗亦聞此也乎奉天之圍危於一髮而猶庇趙贊若愛子然夫愛一趙贊而不愛社稷之重忍於圍逼之辱而不忍於誅聚斂之臣其入人之深如此至於反國可以戒矣然趙光奇訴之以和糴害民則不信蘇弁欺之以官市利民則信焉且夫朝廷之政雖聖人豈能盡善惟其思以出之詢以審之見不可而更之斯聖人而已矣何德宗之難悟也國家軍旅再動盖有不得已而取之於民者然譬之張琴動

則急之靜則緩之蓋動必有靜靜之則其動必調急必有緩緩之則其急不絕以動繼動以急增急則雖以黃帝五十絃之瑟亦無全絃矣聞之道路往歲郴寇之作亦守臣和糴行之不善之所致也嘗有以告陛下者乎天下皆知朝廷有意罷此等之役矣雖然臣嘗有聞焉江西之郡蓋有甲郡以絹非土產而言於朝乞市之於乙郡者此何謂也民所最病者與官為市也始乎為市終乎抑配是以聖人謹其始也今乙郡之諸邑已有論

稅之高下而科之者矣無一錢償民也民之不願者官且治之名為督責於正租實為隣郡之橫斂且有所謂和買者已例為正租矣又有所謂淮衣者亦例為正租矣今又求隣郡之絹是三者之絹與正租之絹為四倍而取之矣民何以堪而吏不以聞惟朝廷亟罷之庶不為斯民不拔之疽根也且無使民言曰此絹自陛下始若曰其如甲郡軍士之寒何然則前乎此者士皆冬而不裘耶且甲郡欲市乙郡之絹何不遣吏私市之何必

假朝命而官市之哉此必有奸焉甲郡則出大農之錢
且書之曰某日出某錢以市某郡之絹也然某錢不及
乙郡之民也此必有私之者矣民何從而訴哉蓋民訴
於朝廷朝廷下之於州縣州縣執訴者答之以誣其服
又呼其民強使之書於紙曰官有錢償我矣州縣以訴
者之所服與民之所書而復於朝廷無以詰也罰一懲
百誰敢復言者民有飲恨而已矣晉女叔齊曰何必瘠
魯以肥祀聖天子在上而有司不平如此

萬里又上疏曰臣聞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有所甚疑是故有所不疑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邑而聖人以一身臨乎其上以百吏分乎其下夫所謂守令者豈郡龔黃而縣卓魯者耶聖人者將遂以為吏皆能愛吾赤子而吾民皆無疾苦愁嗟者耶欲不疑而不得也聖人則有所不疑者矣蓋人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盡不信盡信則天下之奸有所蔽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天下之有所蔽是

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於四海之外優游岩廊而聞民之歌哭於大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之部刺史唐之十道使今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皆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雖然今之監司疑則不疑矣無乃太不疑耶臣聞之先儒蘇軾曰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養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猫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然已在所不養今則不然猫與鼠同乳而犬與盜搖尾矣欲望其

止於不捕不吠而不可得也朝廷亦嘗留意乎蓋監司之於州縣有所不敢問有所不暇問有所不復問某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監司幸其復為侍從而有所求某郡之守嘗為臺諫也則監司懼其復為臺諫而有所擊至於縣令之與在朝某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某守則執其人封其辭以送某守民訴某令則下其牒以與某令是為守令報讎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寃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敢問朝廷舊歲免和糴而江

西之州有因秋租而每斛敷和糴十之二者朝廷罷兵
再歲而舊歲江西之縣有督馬穀如星火者大旱不粒
而不末減飢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
此之謂不暇問郡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吾民民訴
之者若拔山然蓋監司既庇其守令則併庇其胥此之
謂不復問朝廷以監司為可信安知其不可信聖人之
為天下不使民有所怒而不洩則其怒有當之者怒而
不洩者惟無發也一發則必極於大亂而不可止君相

之於監司蓋亦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使而又專責臺諫以督察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而不次陞黜一二人焉以聳其懦臺諫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庶幾民怒之少洩不至於一旦如潰洪河決蟻壤也

蔡戡乞戒諭守令恤民疏曰臣觀周官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曰恤貧曰安富夫單產貧民固在矜恤富家大室猶欲全安之者蓋君民相通富藏於民故也

今州縣之間一歲所入可自供一歲之費苟能各出納
謹閉藏察奸弊何至匱闕庸繆者既失於理財能者又
急於生財理財之政不修則用度乏生財之說一行則
民力斃故大則搏噬富家小則漁獵細民以此為能更
相傳授恬不為怪富家大室一麗於法喜動顏色如得
奇貨詞所連染追逮係纍搜摘隱微強伏其罪輕者出
金以贖動輒千緡重者詆以深文籍其貲產或幸免於
戾不復興詞或已破其家無力控訴為守令者方且自

謂得計比年以來所在富家大室哀替無幾職此之由
縣令又以催科為名侵擾下戶常賦既足猶以為逋一
吏持片紙列戶數十皆斗升尺寸之餘比屋誅求殆無
遺者蓋一履公門其費數倍罪責且及人以所取微細
惟命是承一歲之中或至於再積其所入蓋亦不貲以
至受納加耗率二石而可足一石科買物色直千金而
僅支百金沮格詔書催理已竭之租違戾法令預借將
求之賦日朘月削富者反貧貧者愈困斯民愁恨歎息

有不忍聞夫聚財斂怨以供公上之求以給縣官之費
猶且不可而況飾廚傳事苞苴興無益之工縱無厭之
慾貪者或席卷而歸郡守縣令所望於承流宣化愛養
元元乃反為民害如此而謂之能得乎夫所貴於能者
以其有非常之用而賦不益辦難能之事而人不知儻
以聚斂為能人孰不能哉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
賊也可不痛戒而深懲之乎欲望聖慈因郡守陸辭丁
寧訓諭使之布宣德意以恤民為先仍詔諸路監司常

切體察苟有違戾許之越訴重寘典憲如是則陛下赤子得安田里而家給人足之風可以馴致

戡又論擾民四事疏曰臣聞昔者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若鐸者可謂知所本矣蓋邦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善治之君不求所以保邦之術而盡吾所以恤民之道未有民不寧而邦寧者也橫賦重斂剝其肌膚殫其膏血民力斃矣其如邦何況陛下欲恢圖中原東

南根本之地尤當愛恤民力常賦之外不宜以毫髮擾之比年以來擾民之事蓋非一端夫造甲所以修戎器也要當優給其費少寬其期不唯工役暇裕自然製作堅好今也日課一甲何乃急迫如是況一甲之費大約五十千而縣官所給止十五千則州郡日費三十五千以歲計之為錢一萬二千六百緡大郡事力尚可支持兩淮彫弊之郡川廣淺陋之邦何所從出不過州責之縣縣科之民又況程限督促甚於星火或有愆期追逮

纍繫捶掠繼之民安得不困乎此造甲之擾一也夫和
糴所以備先具也要當官自為場視時直之高下而稍
增之痛戢吏胥侵漁之奸則人將負擔而至矣今也量
立價直半以楮幣州郡知其不相若也於是並緣為奸
次第而敷之民中人之家輸賦償逋之餘蓋亦無幾欲
為卒歲之計乃盡取之貧者別屋起債轉糴以輸不酬
其直不恤其有無名曰和糴其實強取民安得不困乎
此和糴之擾二也瀕江沙田所產微細自來人戶以為

已業輸納稅錢一昨朝廷委官根括盡行起租比之曩者之數不啻數倍富家破壞他產不足以償貧者唯有流徙而已陛下灼知其弊嘗因肆赦俾民自陳如其已業即以還之州縣觀望建議之臣徃徃沮格不行民無所訴此沙田之擾三也沿江十郡拘籍鄉民教閱遠者來自數百里近者百里留滯數月妨廢農務而人置軍裝造兵器房賃扉屨之資動費百千類多少年不逞之輩乘時詐取父兄財物嬉遊城市數月而去一旦緩急

必不為用無補於事徒傷民力此鄉兵之擾四也以至州縣不時之須無名之斂不可悉數水旱流離之餘何堪以此重擾乎今堯舜在上而恩澤不得下流民情不得上達由功利之臣征求不已偷惰之吏奉行不虔故也欲望陛下愛惜民力以固根本發德音下明詔戒飭州縣之吏使之上體陛下德意以愛養斯民為先造甲未辦者少寬其期和糴未足者多與之直沙田則漸行起租鄉兵則權罷教閱凡有擾民之事日求而去之東

南之民得以息肩根本既固陛下意外攘庶幾無南顧之慮

集英殿修撰帥福建趙汝愚論福州便民事疏曰準淳熙重修令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的實民間利病或邊防事件須至奏聞者

一契勘本州元有西湖在城西三里迤邐並城南流接大壕通南湖諸蓄水澤灌溉民田事載閩中記甚詳父老相傳舊時湖周回十數里天時旱暵則

發其所聚高田無乾涸之憂時雨泛漲則泄而歸
浦卑田無滄浸之患民不知旱澇而長享豐年之
利後來人戶夤緣請射歲納些小課利謂之池戶
官中但見其絲毫之入而不知其民戶永遠之害
歲月浸久填淤殆盡各立封畛以為己物或塞為
魚塘或築成園圃甚至於違法立券相售如祖業
然西湖南湖不復相通而古人積水利民之地盡
為豪民猾戶所有雖有潮水不住往來而上下阻

隔無由通濟臣照得本州地狹人貧全仰歲事豐
登田疇廣殖小有荒歉難以支吾況此並湖彌望
盡是負郭良田自從水源障塞之後稍遇旱乾則
西北一帶高田凡數萬畝皆無從得水至春夏之
交積雨霖淫則東南一帶低田發泄遲滯皆成巨
浸致使一方人戶白納稅租而所謂池戶者公然
坐享重利第以圭撮償官其為利害大不相侔矣
今來若不申明朝廷誠恐向後轉見湮廢難以興

復並湖之民永被其害欲乞聖慈特降指揮行下
本州告示有田之家許於農事之隙稍循舊跡開
浚令附城為壕上下流注雖未能盡復古來丈尺
庶幾西湖與南湖通接負郭之田盡沾水利而長
享有年之效兼照得本州舊無放生池如蒙朝廷
許從今來所請仍乞將上件西湖至南湖一帶盡
充本州放生池禁止採捕仰祝兩宮無疆之壽其
每歲不過捐本州公使庫所入池戶花利錢數百

緡而為一方人戶無窮之利且與戶部諸司錢物全不相妨無損於公有濟於私誠非小補

一竊見比年瀕海去處間多盜賊臣嘗推究其原皆緣州縣官吏相承趣辦財賦不復究心寬卹細民致彼衣食不充冒法輕生無所不至臣照得本州管下場務稅額重處福清縣有海口鎮務長溪縣有黃崎鎮務二鎮皆僻在海隅數十年前人煙繁盛舟船湊集故二鎮稅額不勞而辦自海口鎮為

海賊劉臣興焚蕪之後居人星散市井蕭條而黃
崎鎮尤號迂僻民物皆非其舊然而二鎮稅額尚
存無緣登足臣因考究簿書見二鎮比年收赴本
州及諸司錢數類皆不及元額然其督責追呼無
時無之夫以昔時商賈之盛則凡所稅者皆當稅
之物民力尚可堪耐今以蕭條焚蕪之餘而欲辦
往時之稅彼若不肆意一切誅取何以逭一時之
責臣歷詢海濱之地皆前臨大壑背負高崖土多

斤鹵難於種藝惟藉魚鹽採捕以為生業今二鎮
官吏以上司督責之切故誅取例在此曹凡日用
瑣碎譏察殆盡此曹平時冤憤無告一旦偶有桀
黠者出而號召之則彊力者皆盜賊其弱而無能
者皆耳目也且如今春海賊吳郎嘯聚成黨凡沿
海捕盜官司莫或遑處羸糧發帑惟恐乏興今若
不窒其源他時意外生事課其所費與稅額所得
孰多孰寡臣今欲乞將海口黃崎二鎮稅自淳熙

五年至九年凡五年所收到課利酌中立為定額免致過有追呼責辦然後從本州嚴行約束開具曉示不令搔擾庶幾海濱細民稍獲安業儻不為蠲減舊額而虛行檢束之令亦恐徒為文具無以取信於民如蒙聖慈矜允即乞行下本州與諸司通議不惟細民仰沾聖德而區區徙薪曲突之策庶有取焉

汝愚乞告戒監司郡守求裕民之術疏曰臣仰惟陛下

臨御以來甚重刺史縣令之選凡所以加惠元元為國
家深長之計非獨使之趣辦於一時也比歲州縣之間
調度滋廣為吏者不能仰體陛下選任之意日汲汲焉
惟以巧取橫斂為事年增歲益名數非一至於民之休
戚利病則一切視為不急之務雖一旦之訟有積十數
歲而不決者問其故則曰方治財賦奚暇他事為監司
郡守者亦曰彼郡彼邑財賦既辦尚何求哉上下相師
恬不為怪然則陛下何賴焉生民何望焉孟子曰善政

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又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信斯言也其為本末先後之序蓋必有道矣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書丁寧告戒諸道監司郡守俾各勤求所以裕民之術具奏來上陛下擇其可者次第行之申飭刺史縣令有不以詔書從事者必罰無赦庶幾疲俗可甦和氣可召天下幸甚

汝愚又乞免除拆居民屋宇疏曰臣去歲蒙恩賜對嘗論君人之道惟務廣恩人臣之義以勞任事是時頗蒙

陛下開納其後都城內外相繼有拆屋事人情擾擾然
在當時百姓皆知抵是吳淵韓彥質所為及韓彥質移
知平江所至人情感悅意謂朝廷灼知其害不復更議
除拆今五閱月矣若因臨安府陳乞展限朝廷明降指
揮更與展兩月限雖自陛下寬恩然自此行下本府便
須徧行曉諭道路相傳數郡之民不無擾動恐非朝廷
事體深為未便臣愚伏望聖慈特與收還成命當此青
黃未接之際惟以慰安人情此實國家中興之本若夫

除道路治橋梁盖是有司之職異時因事為之固未為
晚臣一介孤遠仰蒙陛下深知惟思補報苟懷所見不
敢不盡惟陛下裁察幸甚幸甚

汝愚又乞置總首統轄金洋州歸正人疏曰臣近據通
判遂寧府張亨劄子稱金州上津縣管下鄉村有忠義
歸正人戶散漫居止昨來朝廷以其忠義來歸給撥官
田佃種各令養贍其家若夏秋豐稔可以養生即自安
業稍有飢饉便致流亡盖緣無人為之搃統或有飢貧

失所各去州縣遙遠何由伸訴乞從本司行下本縣敦請內有信義衆所推服之人數名為之總首當官勸諭因今來賑濟之際各將諸村人戶姓名住止去處以地里遠近合係某人為總首如各處人戶遇有荒歉貧乏不給之家并有合伸訴事件即仰就本總首陳訴即自本總首具申州縣優加存恤不令失所候將來取見合充忠義總首人數乞從本司先次支給犒設一次併令本州按月量與支破食錢庶幾人肯盡心統轄所有洋

州真符縣亦乞準此勸諭如或可行乞行下兩州施行
臣詢訪得金州上津縣洋州真符縣多有歸正人在兩
縣管下近邊去處散漫居住緣所居處乃古商於之地
其地險遠其土荒瘠設遇雨暘時順所收已自不多小
有水旱之災其人便覺狼狽又緣邊頭去州縣絕遠百
姓殆與官吏相忘下情無以上通上恩不得下達或有
飢饉便自流移去就之間事關利害臣今據張亨前項
劄子所陳利害頗合事宜兼臣照得張亨亦是北來歸

正之人久在金州居住熟知彼中人情事體又其人忠
信懇實臨事審詳臣見委本官前去兩州點檢賑濟事
臣因就委本官同兩州守臣相度措置候到別具奏聞
外伏望聖慈特賜處分如其言可採伏乞指揮行下
本司以憑施行

汝愚為江西轉運判官上疏曰臣昨陛辭日親奉處分
令臣到江西日講究裕民事件候到任半年後奏來兼
看民力比之紹興三十二年以前如何臣恭聞聖訓不

勝震懼深惟綿薄顧無以仰承德意夙夜惟念畢竭愚慮竊謂自昔堯舜三代歷秦漢魏晉隋唐以迄於今其間所遇之主昏明愚聖雖各不同要之未有得民心而弗永厥世不得民心而能享國長久者也我國家列聖相承所以固結人心者至深至厚故上天眷命篤生聖主日孳孳然咨訪民瘼惟恐不至顧如臣輩一介微陋猶丁寧訓戒俾得自竭况道德名位踰臣數等者乎臣深自慶幸以為我宋億萬年之基業實積於陛下宸衷

方寸之地是為宗社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況臣賤職
有守其或效涓塵之助者臣敢不昧死以聞臣伏自到
任以來不住詢訪民間利害及今來巡歷所至有可以
寬裕民力者本司隨事斟酌輕重次第罷行獨有諸縣
措置月椿錢物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為一方細民之
害臣試舉其大者則有曰麴引錢白納醋錢賣紙錢戶
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
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臣嘗

詢究蓋已累經朝廷指揮及前後監司約束住罷矣大抵類能力制於一時而不能保無於後日其弊正如鼠穴左固則右逸也至詰其所從出入則首以月樁無科名循例措置為辭甚者奸賊之吏又並緣掊刻以濟其私預於簿書之間陰為抵調之計有司熟視不可稽考其間設有能自植立整齊紀綱者則往往窘於調度拘攣牽制困不得逞其豪宗大姓因得持是數者挾持官吏以漁獵細民流弊萬端不可殫述其原則始於月樁

太重而已臣不勝忿懣因盡考諸縣月椿出納之數及其初科降之目與夫前後因革之制觀之其始蓋緣江淮用兵供億數萬朝廷深恐一時乏事遂令本路計月椿辦大軍錢物而月椿之名始立然其時降到旁通式內猶許先取無額經制錢不足方取上供錢又不足則取諸司封椿錢其後又增置贍軍七分酒息錢其餘不以有無拘礙錢物皆許移用甚至急闕則朝廷以時支降茶引度牒之類以濟之是時兵火之初所在皆有餘

積公私未告病也。今諸司封樁固不得用而無額經制錢州縣皆有定額不盡分隸月樁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錢及七分酒息錢二種而已其餘蓋盡以取足於州縣也。況夫比年以來州縣用度日廣財賦日蹙所以予

之者歲益加少

謂如諸州科撥二稅與諸縣贍用之類

而取之者歲益加

多

謂如增收頭子錢勘合錢閏月坊場錢之類

非作法以取諸民則何以哉

臣嘗略計本路月樁之數每歲為緡錢七十萬而格外所入者半之。雖其間亦有傳致文法者大抵法外之斂

什常三四也今朝廷縱未能大有蠲除以盡掃宿弊臣
謂宜令有司擇其間最重者稍振恤之且袁與筠接壤
也其地望同其賦入同而月椿輕重不齊至於五倍筠
一州三縣歲額之數曾不及袁之一邑之多也故袁之
麴引錢歲取於民者為緡三萬而泐納旁取之數不與
焉今夫天子明聖憂民如此而民之困於征斂如彼故
臣以謂陛下不聞則已誠使陛下聞之蓋如赤子匍匐
將入井之時其必惻然動於中矣臣伏觀陛下即位以

來焦勞勤儉雖乘輿服御未嘗有毫髮妄費至於減租蠲賦之令為民而下者蓋前後相望也即位之六年減福建鹽課為緡錢數十萬七年減折帛之半為緡錢三百餘萬十四年減四川酒課重額為緡錢四十七萬以至減饒之天申金徽之上供綰臣所不知者又不知其幾千萬也顧江西十一郡之民生齒數百萬獨以月椿之故重困如此是豈陛下愛民之本意哉臣愚伏望聖慈特賜詳酌行下本路取見諸州軍縣月椿最重去處

隨其事力輕重量與蠲減然後重禁官吏之妄取橫斂者將一二人重置於法以厲其餘孰敢不退聽也是誠拔本塞源之計惟陛下斷自宸衷指揮施行幸甚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仁民

宋光宗時吏部員外郎陳傅良初對劄子曰臣恭惟藝祖受命平定海內凡所以創業垂統莫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臣案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

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何以尚此當其時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非取之也蓋至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諸道上供歲額以此承平百年家給人足傳序九帝天下常多故矣而民心不離迨用中興則以祖宗之澤在人深厚故也臣常惟念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比隆三代矣然而以天下遜不私諸子纔一再傳而萬世不祧之宗僅同支庶則是在天之

靈未享其報高宗遭變深探其本由是推正統之自納
至公之說而大命復集於壽皇聖帝爰暨陛下豈非天
哉且天之報藝祖者如此而陛下以睿聖之資寬仁之
德誕膺天眷方當繼體之始伏惟寅念高宗推本之意
欽承壽皇付託之訓以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為萬
世無疆之休今其時也臣不勝至願

蔡勣論州縣科擾之弊疏曰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自古為國者欲固邦本先結人心欲結人心先寬民力

欲寬民力先擇守令非其人則主澤不能下流人情無由上達民力困則人心離人心離則邦本危矣臣少歷州縣洵蒙朝廷任使六持使節再總軍儲足跡所歷幾遍東南求守令之循良者不可多得能者以一切之政趣辦目前賢者不得行其志救過逃戾而已推原厥自盖由版曹督責漕司漕司督責州郡州郡不恤縣道縣道不恤百姓上下相迫前後相仍習以為常恬不為怪民力之困至此極矣可不改弦易轍而拯救之耶臣請

詳言其故且二稅古也今二稅之內有所謂暗耗有所謂漕計有所謂州用有所謂斛面二稅之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折帛有所謂義倉有所謂役錢有所謂身丁布子錢此上下之通知也於二者之中又有折變又有水脚又有糜費有隔年而預借者有重價而折錢者其賦斂煩重可謂數倍於古矣然猶未也有所謂月椿有所謂鹽產有所謂茶租有所謂上供銀有所謂乾酒錢有所謂醋息錢又有所謂科罰錢其色不一其名不同

各隨所在有之不能盡舉為保正者科買土產科買竹木巡尉下鄉則預備酒食居民被盜則先納賞錢應期限則有繳引錢違限期則有罰醋錢以至脩造公廨巡鋪橋梁驛舍一切取辦故中人家無不剔屋破產以充役為稅長者逃絕稅則令代納坍江稅則令代納產去稅存無所從出者又令代納異縣它鄉不能追達者又令代納已納在官者不可復得見欠人戶則不為理還故單產之民無不典妻賣子以免罪如此民力安得

不重困乎又有催科之擾州差典級下縣甚則州差州
官縣差縣官下鄉甚則知縣親往吏卒所至需索百出
鞭笞累繫動輒數十人所欠多係升合尺寸之餘未納
者不免於倍輸已納者又從而再納往往無有獲免為
守令者但知以催科為急無復一分愛民之心所以堯
舜在上而恩澤不得以下流者正以此爾恭惟陛下嗣
守大寶遵奉慈訓凡發政施仁無非以愛民為先真堯
舜之用心也陛下裁損經總制錢而所損者無額耳每

歲常數則未嘗虧少陛下蠲放身丁錢而所放者見欠耳先納在官者無由理折陛下裁減和買恩至渥也而鄉胥作弊減免不均陛下倚閣逋負德至普也而豪戶恃強催索自若陛下愛民之心不能盡布陛下卹民之政不得盡行此無它守令非其人耳縣令既不可盡擇當擇郡守郡守不能盡得人每路當擇一賢監司而委任之陛下臨遣諭以德意使之徧行郡邑親見守令講求民間休戚可罷者罷之可行者行之計州縣一歲之

出入可蠲者蠲之可減者減之使上下相通內外相應無為文具以復命庶幾實惠可以及民民力可以少蘇矣民力既蘇邦本自固天下幸甚

寧宗時江西提舉袁燮上便民劄子曰臣竊惟民力之困至于今極矣多方存恤凡有便於民者知無不為庶乎其少蘇也今州縣間皆有行戶官司之所欲買行戶不敢不供賤於市價謂之官買夫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民不被惠而強買其物官則利矣民將若何此不顧廉

耻者所以深為可罪而遭其漁獵者所以深為可憫也
昔公儀休見其家織帛而怒因茹荼而又怒曰吾已食
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董仲舒美之曰古之賢人君子
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
不貪鄙今日士大夫所食之祿民力為之也既食其力
無補於民又賤價以買其物習以成風恬不知愧是之
不戢吾民愈困矣臣愚欲望聖慈軫念民瘼詔諭四方
應官司買物並同時價敢稍減者並許越訴計贓定罪

此亦惠民之一端也

中書舍人陳傳良上奏曰臣竊謂今天下亦多故矣臣未暇縷數獨念民力之困於此為極而莫與陛下救之者耳賢士大夫不為不多曾莫與陛下救斯民者何也勢不行也何謂勢不行欲救民窮必為帥為漕為總領而後可而三數官者雖賢士大夫不樂為之故也既曰賢士大夫而不樂為帥漕總領何也外權太輕雖欲有所設施而不得騁故也是故不為法令之所束縛則為

浮言之所動搖不為時政之所諱惡則為宦游於其處而不得志者之所中傷有是四患雖賢者亦忍事苟歲月耳而況其餘人乎且夫人情誰不喜遷而惡滯誰不好伸而耻屈誰不趨利而避害今也立朝自郎察不二年可至卿監又不一二年鮮不得為從官若夫帥漕則有奔走徧天下而無一日朝蹟者其間僥倖或得貼職自直閣積而至脩撰極矣而所謂脩撰者又必嘗為卿監而後得之是終身無復從官之望臣所謂喜遷而

惡滯人情之不樂一也今夫立朝苟有親故欲入辟闕則可以移書帥漕若總領而坐取之無不如意者至為帥漕連銜剡牘奏辟一屬官若准備差遣之類輒不可得若平平也則不過送部勘當訖於陸沈若稍有過差之請往往省部詰難回復甚者至被論列臣所謂好伸而耻屈人情之不樂二也今夫立朝自釐務職事官皆得以親族子弟牒國子監補解試及監司帥臣苟非在川廣二千里外即子弟無收試之所每遇大比無所附

著稍知謹畏者大率無故而殿一舉不然則為謬巧遷就以避貢舉條制斯可矣臣所謂趨利而避害人情之不樂三也如前四患則是事權太輕雖賢者猶不樂為之如後三說則是恩數太薄而人人不樂也夫可與救斯民者必帥也漕也總領也而人不樂為之至此奈何憚改乎臣竊以為今日之勢莫若稍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帥漕總領皆可馴致於從官可以馴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責事功如此則帥漕總領始

曉然知朝廷委寄不輕矣則夫前四患者次第自去而有為陛下出力救斯民者矣

朱熹上奏曰臣前任備員潭州兼管荆湖南路安撫司事竊見本路土瘠民貧無它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往往例於常賦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昨來諸司察見其弊累嘗蠲減務寬民力連年所放蓋已不貲而州縣起發上供支遣俸給諸色費用尚仍舊額畧無所損沿此官司已是狼狽不可

支吾或有非泛賞給調發支賜若更差到諸班換授歸
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則愈見逼迫無以為計臣
近者嘗與漕臣何異備奏全州守臣韓邈所申乞減添
差負數可見一端至於其它州縣大畧往往類此不唯
官吏苟道目前多方趣辦不暇為國家赤子計而按察
之官知其甚不得已以至於此亦不忍盡法按治無由
發覺竊念本路東望朝廷遠在二千餘里之外而北據
重湖南撫諸峒形勢所關亦非它道之比萬一民貧不

堪誅剝一旦屯結自為擾亂而盜賊蠻獠相挺而起則不知議者何以處之臣自到任以至去官僅及三月雖未及詳密究其曲折然其大勢如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嘗深以為憂欲為料理但以召還之遽未暇子細詢考畫一奏聞今者既蒙賜對又不敢不為陛下一言欲望聖慈深察一視同仁特詔本路帥臣監司更以前日全州所申事理通之諸郡並行均節將大段闕乏去處特與痛加裁減指定奏聞取旨行下庶幾州得以

恤其縣縣得以寬其民而其間或有不奉詔者亦且無詞以逃其罪則遐遠之民均被實惠而寬大之恩不但為掛牆壁之具而已臣奉使亡狀不早上聞以至今日死有餘罪伏惟矜赦而亟圖之則一路幸甚

衛涇論淮民當恤疏曰臣仰惟國家中興以來培植基業以固立國之計恃淮民為根本自高宗皇帝生養保聚幾三十年戶口豐衍中更瘡痍孝宗皇帝極意撫摩謹擇邊守蠲損常賦察視水旱惟恐民力之有傷所以

垂念加惠者甚於中州內甸蓋自是又三十餘年且其
土地饒沃穀粟登成是以淮民富實家多蓋藏閩粵江
浙之民往往有徙而附之者故邊垂有泰山之安其為
聖慮至深遠也比歲間值饑儉民多困匱已非昔日寬
裕之比而州縣之間九百調度並緣煩擾事力寢微公
私煎熬平居無事猶或不安其生一旦緩急何所倚以
為固臣不勝惓惓私憂過計竊謂國之根本在是朝廷
不可不察也去歲淮之東西積潦敗稼民頗告病今春

淫雨傷麥無以續食飢民流離有所未免揀荒之政甚不宜緩不知州縣官吏目覩民瘼備具蓄積施行次第有足以寬陛下宵旰之憂者乎日者襄漢阻饑為擾至勤朝廷區畫推原所繇是亦州縣勞來安集講之不素鑒彼察此烏可忽諸矧長淮為江之藩籬藩籬弗葺則閩闕奚賴其在今日關係尤重豈得不蚤計而預圖之臣愚欲望陛下深念根本之所恃仰法二祖之遠謀明詔兩淮帥臣沿邊郡守於民情休戚必加之意凡日前

科擾之害一切禁止仍亟行下本路漕臣及常平司應
有飢荒州縣疾速措置賑恤務要實惠及民以固安易
搖之心以消弭未然之慮其於累朝愛養淮民之計誠
非小補

涇又論歉歲伏熟及舊逋疏曰臣聞聖王在上必汲汲
於民瘼之廣求民隱之勤卹蓋以斯民疾苦無由自達
於上而其隱憂或不能盡白也恭惟陛下仁覆天下視
民如傷踐阼之初歲適告歉陛下哀矜惓怛形於玉色

為之薄征為之已責如古荒政靡一不舉德至渥也以
臣觀之故歲田疇損於水旱不為不廣民之流移餓莩
亦不為不衆然其間固有豐熟去處州縣例以災傷為
之減其田租而一時寬卹之令且使主家輕其租入田
賦減矣租入輕矣又得賑糶賑濟之粟以為左餐右粥
之地則斯民雖在歉歲而自無歉歲之憂迺若今歲雖
號豐稔方秋西成多稼雲布田夫野老喜見顏色逮至
登場所收反薄相顧缺望欲赴愬於州縣則田畝既無

遺穗以自表欲乞憐於主家則主家以無官放而不從此猶可也積潦之田民以貧病不暇播種今官司或迫其伏熟累年之逋民既窮空無所從出今豪強併至於責償是以人情煎熬田里愁歎反有甚於故歲此正唐趙光竒所謂時和歲豐百姓不樂而本朝蘇軾亦有豐年不如凶年之說也豈非聖明之所欲急聞乎臣以為日者陛下俞諫臣之請五等丁錢悉從蠲免則是朝廷於經常之賦曾不靳惜安有田疇積潦迺容州縣迫其

伏熟乎又嘗從臣察之奏民間所貸糧本取息無過五分則是官府於借貸一事已加裁制安有負逋累年迺縱豪民併至責償乎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州縣其有積潦之田曾經檢視悉與除放毋令伏熟如有違戾許監司按劾聞奏累年之逋嚴禁豪民姑與倚閣或尚監理許州縣即時縱釋庶幾斯民熙熙于于粗知有豐年之慶以仰稱陛下軫念元元求瘼卹隱之意伏惟陛下財幸

彭龜年乞權住湖北和糴疏曰臣輒有愚見仰干淵聽
臣照對去年朝廷以淮浙並饑江湖小熟遂下和糴之
令嚴遏糴之禁惠甚渥也然州縣亟欲集事未免敷糴
於民商賈競起趨利又復爭糴於下而江淮兩浙帥倉
以至總司戎帥皆散遣官吏多齎錢物四處收糴其所
差人爭先趨辦迭增價值以相傾奪米價既長害及細
民細民日要添錢糴米富家愈見閉糴自豐遂使江湖
小熟之地反有饑餓不給之民臣自江西以入湖南所

到去處皆病於此及入湖北愈覺益甚去歲江陵雖止
蒙朝廷拋降和糴米拾萬石緣湖北地廣人稀耕種滅
裂種而不蒔俗名漫撒縱使收成亦甚微薄每到豐稔
之年僅足贍其境內萬一發泄出外必至價值翔踴常
年米價每石若及兩貫已為極貴今米直至斗添數百
長猶未已方此耕布之時使百姓困於貴糴無以自給
甚可憐也況本府既有補糴又有和糴數目既多深恐
置場不能頓足不免均之諸邑諸邑復不免敷之百姓

上下相乘其勢有甚不得已者其初定價正當秋成米賤之際只據一時市直每石作一貫五百具申及到後來諸處官司商販競來爭糴米直陡貴官司但以事干朝廷只執元價不敢增添馴至今日輸猶未足乃是百姓受錢於米賤之初而輸米於增價之後甚者家無見儲不免轉糴以償於官焦熬如此可不速為之計哉臣至愚極陋蒙陛下寄以牧養之責臣既親見小民無牧養之具豈可不仰告陛下臣照對江陵府已申朝廷乞

將和糴未足之數候到秋成糴足未準行下臣契勘本府合糴米十萬據諸處申到已糴及柒萬尚有三萬未糴而見在之米已承朝廷指揮未令起發以此見得淮浙亦不待此米之來所有未糴三萬若得少緩收糴却得蘇此一方之民緣今來已是五月若俟朝廷行下然後住糴恐不及事臣已令本府將見糴未足米數且權住糴以待回降庶使青黃不接之交留得此米接濟百姓以了農事不勝幸甚

貼黃臣訪聞諸路監司帥臣在湖北糶米甚多其糶米之價比之本府和糶每石率多一貫已上故其交易比和糶尤易臣計本府和糶之數已及十分之七即外路諸司所糶米數必是過之設使目即住糶亦不闕事臣已行下本路諸州令勸諭有米之家當此艱食之時先將米穀糶與百姓如本州縣食米已足即許將所餘之米糶與外路般販之人臣為見本路百姓委是闕食不得不權宜措置

以救目前之急若是去年十二月今年正月之交
臣亦不敢如此施行但恐自此或有過糴之謗尚
冀陛下為此一方之民曲加睿照臣罪萬死所不
敢逃

知徽州事袁甫奏便民五事狀曰臣一介庸虛寸長蔑
有濫膺臨遣承之新安良由聖朝選拔之公但愧微臣叨
逾之過欲求報塞罔憚勤勞倏更一暮合條五事學不
足以窺體統識不足以達事宜惟以便民為心斯乃守

臣之職臣昨塵班列獲覲清光思欲少裨聖聰嘗獻仁之一說即蒙俞允且賜褒嘉況今圖為保障深戒繭絲施行於本州者既以仁為先奏陳於陛下者宜以仁為急條目雖異綱領則同惟欲實惠於民而已伏乞睿慈特加開納豈特愚臣之幸實一州百姓之幸

一臣仰惟陛下軫民疾苦切於體膚拯民塗炭急於焚溺所以迓續民命護養國脉為億萬年無窮之基可謂至深且長矣臣竊見近者朝廷行下本州

及監司元申休寧縣體究賦稅事亟頌俞音多所
蠲減皇乎休哉湛恩汪濊罔間遐邇臣濫綰郡符
日與擊壤之民歡欣感戴臣伏覩戶部看詳之辭
洞見州縣情狀破其私意示以大公其言曰閱繹
所申則惟供上窠名裁削不靳若乃留州送使項
目責辦如初是特為私已逭責之謀似非有體國
恤民之念今準看詳之旨盍䟽均一之恩於是不
特將上供數目量行減放併將州郡所得自用者

亦行蠲除臣捧誦至此竦然歎服以為聖朝主張公道勤恤民隱如此叢爾小郡雖甚迫感何敢不宣明德音推廣仁聞已即備坐聖旨張榜通衢令深山窮谷之民皆戶知之甚盛舉也抑臣又思之徽有六邑俱號鑊湯婺源休寧最當沸處今休寧則被惠矣其獨遺婺源乎況婺源介乎萬山五嶺之間邑最壯民最獷而財計最耗較之休寧殆又甚焉吏部出闕畏卻莫前縣佐攝官苟求免過指

正稅以解別色那新錢以掩舊逋措置既無它策
預借是為良謀纔一二年不知幾萬豪家富室憑
氣勢而不輸官租下戶貧民畏追呼而重納產稅
加以連歲非值豐登兼又屢遭回祿學舍庫務幾
無孑遺井里市廛莽為瓦礫挈此蕭條之邑界諸
新辟之官補綻支傾忘寢廢食極疲勞而不憚如
醉夢之方醒則夫蠲減之恩豈可斯須少緩雖然
蠲減誠是也祈哀於公上屯膏於本州則是猶未

能克己私也已私未克自立藩籬是先以婺源休
寧為二也而欲朝廷視為一體其可得乎臣今所
謂一以休寧為準於本州雖有損於朝廷則不易
從苟可利民臣何愛焉尋常州郡得用之錢往往
從來視為己物但知厭足其所欲誰肯瘠己以肥
人弊俗既成痼疾難療在州之可蠲者既不忍決
舍在上之當除者亦不敢申明由其封閉各嗇之
私執而不通致使周流霑霑之澤隔而不下臣之

愚陋它無寸長獨於公私義利之間粗知從違取舍之決矧州縣事同一體財賦自合通融今欲稍寬縣道豈可專撓朝廷須先從本州除靳惜之私又乞朝廷減無名之斂然後凋瘵之邑始獲少蘇臣已將十六年婺源拖下紬絹一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一萬五千餘貫月椿板式錢六千餘貫應是婺源積逋一切權行住催本州樽節浮費代為收簇起綱惟是鑿空白撰之賦皆係上供及總

所色目額錢大重虐害細民既非本州所可自專
必欲朝廷特與減放向使無例可攀尚欲力行陳
乞況有休寧近例婺源事體一般俱從朝廷明降
指揮並係監司差官講究休寧既先減放亦合例
及婺源庶幾可以解倒垂之急矣所以條具婺源
減放事件臣今已申監司公共保明同銜申取指
揮懷不能已預此控陳伏望聖慈采納施行

一臣竊證本州起發上供絹綱屢年以來左帑却回

數多臣到官之始積下前政數目動踰萬計督促
諸邑晝夜不停追逮榜笞紛然四出又緣向來官
吏巧行改移雖有人戶姓名往往皆非元物今却
而歸之縣縣果何策乎惟有重虐吾民耳臣每執
筆行移甚有慙色上下壅塞無由疏通左帑嚴為
限期急如星火本州懼無可解凜若淵冰臣區區
愚慮深恐今歲萬匹來歲倍之不三五年積至數
萬百姓受害無有已時於是與民圖新多方曉諭

皆令加意織造可保全綱盡收臣粗取信於民
亦遵從其約臣又攷究自來攬戶之弊其受於稅
戶也則昂其價及買諸機戶也則損其直以紕踈
難售之絹乘綱運正急之時官雖明知其奸每每
陰墮其術又專揀等輩相為表裏弊倖多端民戶
不堪誅求耗用何所從出不過減絲縷之費移以
塞無厭之需由是真偽混淆輻湊交集名虧稅戶
實則虧官無恠乎左帑之見卻也臣痛懲此弊而

一洗之凡攬戶盡行罷去專揀悉皆改差所收人戶入納之錢僅及則例應干市利糜費之用不取分毫常時所以多取者蓋緣無以飽衆人漁獵之欲耳臣今既剔其蠹復澄其源隸役官場之人並支日食之費在官之所耗者少在民之所利者多又人戶歲輸全憑朱鈔即時給付畧無淹留微臣不敢憚勞官吏亦知宣力稍有欺弊斷在不容民皆曰向也官場邀阻乞覓之弊今皆無此患矣絹

雖有加於前人自爭先而納未嘗輕用一筭亦不
妄追一人諸縣間有過苛本州力行禁約徧散手
榜具述臣心萬目觀瞻豈容欺給雖然察州民之
意亦有隱忍而不敢言者夫使民至於不敢言臣
獨不愧於心乎何則本州素不產絹大非昇宣之
比攷諸新安志國初歛絹止重數兩其後不能盡
遵此制然今甲所載江東一路稅絹共重十二兩
獨歛州以咸平二年特旨只以十兩為定併下庫

務不得退剝每匹折七百三十一錢至紹興十八年戶部符每匹估價二貫足乾道三年詔以守臣納絹擾民錫秩罷之謫辭曰不念繭絲之闕靡思杼軸之空大哉王言為萬世法其後議者又奏以為戶部退剝徽絹屢行禁戢深惟列聖之至意顧豈愚臣之能知然觀其加意於徽民乃見夫周道之如砥蓋田稅既重則物帛當輕立法公平所宜世守豈虞傳流之既久反謂寬大為不然漸欲求

詳浸非初意今來所納稅絹精好委勝常年雖圖
逭責於目前安知可保於它日竊慮向後繼之者
未必盡革兩場乞取之弊亦未必貼陪專揀日食
之費又未必按時給鈔無頃刻停留之患而徒使
徽民入納精好之物則作俑乃自臣始臣之所謂
百姓隱忍而不敢言者此也臣因今歲夏旱禱祈
上天有曰咎實在臣民則何罪臣對天而發此言
今又對朝廷而啓此奏則夫軫恤徽民其容可緩

伏望朝廷證咸平紹興乾道節次寬恤指揮每匹
只以十兩為定仍證舊例行下庫藏如及上項兩
數特免退剝退剝既免則全綱盡納異時既無却
回之患徽民遂有蘇醒之期祖宗舊風今日復見
顧不休哉且臣之所請者十兩之則退剝之禁皆
聖旨也旨由朝廷而頒顧可由朝廷而廢乎況臣
非為已計乃為後圖若今年所起絹綱多是臣手
自揀委可堪充入納斷無退剝之虞萬一有之皆

係佳物民將樂受又何患焉欲望聖慈察臣出於
公心徑下所屬檢舉非但使徽民受無窮之賜亦
見聖朝取法祖宗愛養基本之厚意若朝廷更欲
審訂即乞行下本路監司令取索新安志及節次
指揮保明申奏施行

一臣聞常平義倉之儲所以備凶荒也平居為有用
之備則臨事無缺用之憂今乃不然有儲蓄之名
無儲蓄之實臣歲在己卯贅貳雪川本州常平義

倉正隸本廳掌管閱視簿籍米纜數百斛錢纜數百緡而已臣為之大駭一州倉儲民命所係空竭如此緩急奈何及夷攷其故乃知本州秋苗歲入止盈五萬正苗既已甚少義倉自應不多其常平坊場等錢率以敗闕為說艱於催促所入微矣而支用何其夥也若胥吏若軍兵若散從直月廩之數取諸常平使其盡出於公固未甚害其間托名差使輒敢旁緣充支俸廳自開倖門州郡亦復援

例其餘官屬皆有干求由是紛然不勝其衆蓄積本無幾也濫費其可堪乎臣既知其弊遂絕其根率之以身一毫無妄上而州郡下而同官盡裁以公靡容私請日積月累所蓄漸豐始焉僅四百緡今也乃踰萬數幾三十倍於前矣秩滿之日上之倉司故案可覆也臣因此思之使天下諸郡遲之一兩歲之久皆有三十倍之多何積貯之足憂何水旱之足慮但今之居官者苟求塞責不務恤民

常平使者歲歲差官州縣寮屬時時覆覈或以虛
為實或指東為西上下交欺莫此為甚安在其為
儲蓄之實乎臣試郡來此首以是為先但本州土
瘠民貧賦煩役重每遇冬春之際或逢霖雨之餘
穀價稍增民食稍缺則官開倉廩亟濟貧民蓋不
待凶年饑歲流離餓殍然後為濟糶之舉也故民
之所以望於官者甚重而官之所以塞其望者甚
難萬口嗷嗷日冀發廩猶賴常平之外又有平糶

一倉主於漕臺隸於本郡每欲告急即行飛申臣到任以來請之屢矣今歲夏無梅潦民戶多以旱聞其所望於官司尤非平日之比也畧計六邑之內婺源祁門黟縣雨頗霑足民皆歡呼若歛若休寧若績溪仲秋以後始獲甘雨早禾已不及時中晚庶幾可望臣之愚衷謂除得熟縣分外其旱歉諸鄉若不急拯困窮將見立填溝壑為民父母當若之何所合將常平義倉儲蓄之米多行賑糶民

方倒垂庶可寬釋本州痛節浮費趨促贏餘選委
官寮置局收掌於浙間豐稔之邦收糶以償元數
官無所耗而民得所利直至來春可以接食且散
且補循環不窮信乎兩全之策矣若目擊民饑積
而不散豈不大失置倉之本意若輕於捐廩知散
而不知補又何以為國家異時之永圖臣粗知以
體國之心行愛民之政既申給散之請必為可補
之圖非敢徒事空言而已也若夫輕關市之征寬

租賦之入權勸分之宜凡可以救荒者臣皆勉而為之惟夫常平一事非臣之所得專所乞從朝廷行下轉運常平兩司勿拘常程多令濟糶下可以副一州俟望之意上可以廣聖朝矜恤之仁伏惟睿慈果斷而亟行之不勝大幸

一臣證對本州僻處萬山之間最畏水旱晴稍久則農田已憂枯槁雨稍多則山水便見橫流里諺云三日天晴來報早一聲雷雨便撐船言其易盈易

涸之甚也故此州農田多藉水利因溪堰水者謂之竭鑿田蓄水者謂之塘興工雖艱為利則廣脩治不輟灌溉甚多彌望數百頃之禾惟資一塘竭之澤臣嘗詢之長老一一具能言之奈何記近而忘久者乃人之常情趨省而憚費者亦民之通患本州地少下濕滿目皆是高田訪聞舊年嘗憂夏旱偶值數載之內率多霖潦之時小民玩習目前以為歲歲如此不思及時瀦水專望雨降自天彼

豈不知天時之難必哉蓋脩築塘塢為費不貲徽
民素貧惜錢如命苟可僥倖得省遽謂卒歲無憂
其愚亦甚矣臣因今年季夏雨澤愆期日夜禱祠
靡所不至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因思水利有儲何
至煎熬若是雖然水利之廢罪不專在民也向來
官司施行以塘塢為大事上而常平使者提其要
下而州縣佐令任其詳每遇農隙之時舉行檢視
之令縣具圖籍來上於州州命官寮躬走阡陌建

土埭牌以為標識集大小保以定戶名某場興脩
某塘湮塞衆目共見不可厚誣然後因其廢興稍
加懲勸官既以是為急民亦孰敢弗勤數年以來
恬不加察問其主名則含糊難攷按其故籍則散
漫罕存苟且如斯可為太息然而墜典未久舊比
可尋欲乞朝廷下之倉司倉司下之郡佐時時督
促處處舉行若縣道視為常程保甲不加檢舉別
委官屬察探以聞慢令之人必罰無赦如此則水

利常足農田無虞抑臣又嘗以所聞質之鄉俗皆
言竭不可增塘尚可益但開塘費重難以責民莫
若刷在官之田或買民家之產多興陂塘之利用
濟無力之家官吏為之防閑歲時加之濬治或遇
旱涸放令流通誠大惠也臣偶閱故牘見曩年績
溪知縣王柟買田一百五十餘畝開塘六十八所
夫縣尚能為何以州反不能為乎伏望朝廷采臣
所奏行下本路常平司盡刷沒官田產以充開塘

之用臣亦當節縮浮費以助興脩之工後人繼之
有志民事又將陸續必可有成於朝廷無分毫費
用之憂於民間有世世無窮之利顧不韙歟惟聖
慈開納幸甚

一臣竊證本州從來多有火災雖間出於意慮之所
不及然由人事有所未盡臣自到官以來首以是
為急務嚴保甲圖籍則擇防虞官正副八人皆鄉
之所推重者總之脩四隅火備則官多置器用且

令各自為備而日命兵隅官察之置潛火軍卒則
籍定姓名每旬番上且給官錢犒之凡此特瑣瑣
常行者耳惟是依山為郡號為產木之鄉未聞邃
宇高堂盡是竹籬茅舍融風一扇煨燼無餘雖屢
挺災莫知改轍臣曲加曉譬幸其樂從然慮貧弱
之徒不堪營造之費官給錢本鳩集陶工開其借
貸之門寬其責償之限今則棟甍相接氣象一新
似可弭患於未形豈徒救災於已著雖然猶未也

有所謂至大至急之務衆人皆以為不可緩者惟
魚梁乎此梁面挹紫陽山陰陽家曰山之在前者
既有崔嵬萃嶽之勢則水之映山者當有淵渟演
迤之形清輝相含則鬱攸退避雖一家之學不足
深泥然五行之理亦信有之向來草創之初未遑
經久之慮捍以柵木壅以囊沙偶值久晴猶云可
也霖雨暴漲聲吼如雷溪流激湍勢疾如箭則蕩
然一空矣臣去歲捐金錢因舊址重加脩葺頗勝

曩時綠波接天澄然無際使常如此寧非大利但隄防不固水勢易陵終非永永之計臣愚以為若欲久而勿壞莫若以石為之夫石之勝於木也人共曉特不肯為耳一二年來有官守者率多苟且卷官帑以資私藏累巨萬而未厭為公家而作好事拔一毛亦不為豈但石梁一事哉臣鄙陋不善生財粗知節用今來痛減浮費趨到錢一萬五千緡見今計度工役鑿山取石俟冬間水落之後

方可漸次舉行難者曰歲非豐稔小民磬罄冬春之交正宜賑恤奈何興此役以困民臣應之曰是乃所以救民也獨不觀范仲淹之治杭乎皇祐間吳中大饑殍殣枕路仲淹以為歎歲工價至賤乃令佛廬興土木之役又新倉廩吏舍民之仰食於公私者日數萬人監司劾之仲淹自陳興造之由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民無一流徙前輩講之熟矣今及

小歉之時興石梁之役既可以濟貧民於目前又可以貽利澤於悠久誠一舉而兩得也又何憚而不為乎伏乞聖慈允臣所奏施行

理宗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曰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歷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為病况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至於再至於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於四至於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永

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操縱出於權宜官吏得以簸弄
上下為奸公私俱困臣愚謂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
四馬宜採夏侯泰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
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為斷之法俾縣得以究心於撫
字法藝祖出朝紳為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先武擢卓茂
為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為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
約其妄費裁其橫斂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

洪舜俞進故事曰漢高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

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武帝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其地比給初郡時時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費皆仰給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臣聞人君有愛民之實意而後有及民之實惠漢世詔書出於人主之筆精神心術之微悉於詔見

之觀高帝欲省賦甚之詔簡嚴明白繼之文帝振
貸減租之語勤勤懇懇其愛民實意皆可對越
天地安有不被其澤者漢賦有三口賦以食天子
算賦以治庫兵車馬更賦以給戍邊此詔所欲省
當是之時又有獻賦郡國假獻為名重賦以為民
害故亟欲省之方楚漢之爭未決則初為算賦及
天下既定則欲省獻賦以此見傷財害民無如兵
費之重兵費百出而欲行愛民之政蓋難然愛民

之意不可以兵而間斷也武帝元狩之詔謂君者
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惜怛非無愛民之意
而好大喜功移之臣嘗考司馬遷平準書其論常
取財贍兵本末凡十餘節一節害深於一節曰江
淮之間蕭然矣曰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曰三
人言利析秋毫矣曰吏道益雜而多賈人矣曰稍
稍置均輸通貨物矣曰無慮皆鑄金錢矣曰公卿
大夫多諂諛取容矣曰楊可告緡令縱矣曰縣官

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曰株送徒入財得補
郎郎選衰矣而終至於曰不敢言擅賦法矣而極
高帝欲為民省賦帝乃聽吏擅取非經常之賦夫
豈不知有民哉置郡方新顛顛待哺恐廢前功惟
求趣辦雖欲禁吏之不擅賦不可得也益口賦三
十輪臺悔之猶幸此意不絕如綫而仁義之澤未
至於遽斬此所以壽四百年之脉歟

牟滌上奏曰臣既以正人心之說為陛下告矣螻蟻微

忱有不能自己者竊謂今天下根本在東南東南根本在百姓根本所在不可不加之意也臣伏見天禧初王旦為相薛奎為江淮發運旦告之曰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為江西轉運旦又告之曰朝廷權利至矣方是時天下全盛斯民日在海涵春育中民力必不至於甚也而且之言讀之使人凜凜以今視昔為何如時而可不深長思乎蓋自西北有變而事事仰給於東南以江淮之兵移戍天下之半而兵力分以東南之財供給西北

調度而民力困往時謂主兵者不恤民今之牧民者亦且不留意於民矣貪暴之臣苛取橫斂以飽其欲而民生無一日蘇聚斂之臣剥膚瀝體以媒其身而利源無一孔遺矣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園而陛下之赤子始無所告訴矣民根本也民貧矣雖欲藏富於國不可得也故馬周奏疏貞觀間謂有天下者不在積蓄之多少惟百姓之苦樂今歲事不至甚歎而田里不免愁歎之聲賦入自有定額而郡縣率多急迫之態聖主以

視民如傷為心大臣以思斯民為念而澤不下流情不
上達非有司之責耶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禍民不樂生
不可勸以善臣恐數年之間或有水旱凶荒之變壯者
不散而之四方則聚而為盜賊矣雖有田疇無人耕種
國賦安所從出軍糧安所仰給耶天下事未至豫言固
嘗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臣願陛下亟詔二三大臣
講求裕民之策務力行於實政不但付之空言官吏之
害民者去之政令之不便於民者改之有能為國家牧

養小民愛護邦本者則壘書褒嘉之擢用之庶幾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平居無事民知有生之樂日有尊君親上之心可殺可辱而不可與為不善則何畏乎夷狄何憂乎盜賊哉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惟陛下留神

李鳴復上奏曰臣竊見會稽為郡賦重而民貧以和買一色言之其為額當一路之半雖淳熙特與之蠲減紹熙併與之均科而民之困於供輸仍在也此無它其為

額太重故也祖宗時貨輕而錢重錢之在官者先期而
給絹之在民者易歲而輸官既與民相資民亦樂為官
市是之謂和買時異事變名存實亡價值弗償鑿空科
取無復有所謂買矣送輸少緩鞭捶即加無復有所謂
和矣重以物價翔踴視昔何啻數倍官但督迫民惟怨
咨嘉定庚辰朝廷將累歲實催之數按為定額一半理
估行之十四載民力稍寬端平初元復催正色二年仍
行理估三年又催正色今以侍郎趙與權申請將列郡

和買一體施行難乎其為辭矣然尚有可得而言者朝廷之待會稽不當與諸郡等也永安陵寢弓劍藏焉歲時之祭饗程度有常使命往來項背相望它郡有之乎其不同一也南陽帝鄉近屬居馬田連阡陌有司不敢問勢傾閭里庶民不敢較它郡有之乎其不同二也會稽有它郡所無之盛美宜得它郡所無之陰覆今乃有它郡所無之搔擾而又負它郡所無之供輸為民父母獨不當為之動心乎臣自到官以來士夫之論議民庶

之陳請莫不皆以和買重困為言臣伏而思之置而弗問則傷民行而太寬則傷國今不敢乞如淳熙之減額得如嘉定之一半理估足矣或曰放行一郡則援例而起者將何以拒之是不然會稽之特加優恤以其為額太重也以其有陵寢在也以其為毓聖之地也無是三者而輒以例言何例之可援乎淳熙十六年詔於紹興府和買絹內特減四萬四千二百八十四匹不聞它郡援例也鑑湖古未有租今變為湖田輸於大農者六萬

此會稽額外之產也朝廷獨知取而不知予乎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紹興府和買絹一項仍照嘉定十三年體例一半理估施行使怨咨之氣消歌頌之聲作如是則祖宗在天之靈亦必懽忻悅懌矣此實祈天永命之一非但為一郡設也

貼黃臣伏見紹興府和買為額既重故人之避重就輕其弊有三稅戶為詭名寺觀徼倖請免鹽亭戶廣行包占詭名之弊理當歸併但此名一出則利

未見而害先焉為守令者只當於割受之際爭訟之頃隨事討究不為歸併之名而俾有歸併之實此最為得也若寺觀之請免自有正條鹽亭戶之包占各有元額倘蒙朝廷特賜行下使之按條施行依額考覈則此重彼輕之患庶乎其革矣上有一半理估之令下無偏重不均之勢民其少瘳乎伏乞睿照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故事曰漢文帝十

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今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何以勸焉其賜今年租稅之半

臣聞為國之本在於厚民厚民之本在於擇吏吏不得人則惟務肥己以瘠民而國之根本廢矣成周盛時自鄉大夫以至比閭族黨之長皆良吏也故其民生而不傷厚而不困八百年之基業鞏固而長久不亦宜乎三代而下惟漢文帝最為有志

於民然無他道惟擇吏焉而已班固傳循吏以文
帝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為稱首謂其廉平而
民從化則吏道固以廉為本也蓋廉吏寡欲易足
必無苛征暴斂槌膚剥髓之事然以文帝之留意
若此吏猶有怠忽而不承命者故十二年之詔責
其不加務於民又謂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是必
竭民膏血以自豐殖者故賜租稅之半以振贍之
其意可見臣觀漢唐而後孳孳民事以擇吏為先

者莫如我朝孝宗皇帝無日不申飭大臣使之遴
選郡守郡守姓名皆揭之御屏朝夕覽閱其有貪
刻害民者往往不待內外憲臣劾治徑以御筆罷
去而於水旱凶荒之歲尤加意焉其有於災傷之
際不恤民瘼賦斂刻暴者率皆不貸重者至於追
停是以乾淳之際民物殷阜田里熙和而無歎息
愁恨之心可謂盛矣臣竊見今歲穡人成功之時
淫雨彌旬妨於農收二浙水潦瀰漫為害尤深陛

下哀閔元元申嚴受納斛面之禁而於公田民田

之租皆有蠲除聖恩所被孰不感戴然吏多不良

苛取故態曾不悛改而浙右輔藩尤甚

平江
倪普

蓋自

八九月間禾方冒沒於水腐爛於泥百姓嗷嗷無

所告訴之時固已下令督趣稅租急於星火且市

斛之大倍於文思往往市斛之三乃可納文思之

一是五倍取於民也往往以資賂遺以規進取如

民命何臣願陛下嚴敕監司使之督察其有朘民

以自肥者必罰無赦毋使肆其貪暴賊吾赤子精
選慈惠豈弟之人以一洗其污憔悴虐政之民庶
其有瘳乎

金宣宗貞祐四年尚書左丞胥鼎上言曰河東兵革之
餘疲民稍復然丁壯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
餽餉所須橫斜頗急貧無依者俱已乏食富戶宿藏亦
為盜發蓋絕無而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
朝廷德意以謀安集而路州帥府遣官於遼沁諸郡搜

括餘粟懸重賞誘人告訐州縣憚帥府鞭箠械繫所在
騷然甚可憐憫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
流亡勸督農事彼不是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
兵未來而先自弊也願朝廷亟止之如經費果缺以恩
例勸民入粟不猶愈於強括乎又言霍州田牛鳳棲嶺
諸阨戍卒幾四千今兵既去而農事方興臣乞量留偵
候餘悉遣歸有警復徵既休民力且省縣官萬一兵來
亦足禦遏舉一事而獲二利臣敢以是為請詔趨行之

又言河東兩路農民寢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歲糧儲常苦不繼臣竊見潞州元帥府雖設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者無幾宜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許各路宣撫司俱得發賣庶幾多獲貯儲以濟不給

貞祐中朝廷徙河北軍戶河南宰職議給以田太常丞石抹世勳上言曰荒閒之田及牧馬地其始耕墾費力當倍一歲斷不能熟若奪民素時者與之則民將失所

且啓不和之端況軍戶率無耕牛雖或有之而廩給未
敢遽減彼既南來所捐田宅為人所有一旦北歸能無
爭奪切謂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收其晚禾至春復
還為固守計會侍御史劉元規亦言給田不便上大悟
乃罷之

興定二年二月資德大夫兼三司使尚書右丞侯摯上
言山東河北數罹兵亂遺民磬罄實可哀卹近朝廷遣
官分往撫輯其意大矣然臣忝預執政敢請繼行以宣

布國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蘇是亦圖報之一也宰
臣難之無何詔遣摯行省於河北兼行三司安撫事既
行又上言曰臣近歷黃陵崗南岸多有貧乏老幼自陳
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本土及
春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耳
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奸乞令有司驗實放渡

元世祖在潛邸時召真定府經歷官張德輝問農家作
勞何衣食之不贍德輝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

從出者也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麤
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則民
鮮有不凍餒者矣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對曰
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斂以
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為害尤甚世祖默然曰
然則奈何對曰莫若更遣族人之賢如琨布哈者使
掌兵權勲舊則如歡托和者使主民政若此則天下均
受賜矣

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南風之君揮五弦以宣阜財之意征伐之主封丞相以為富民之侯一則體道而居常一則知非而悔過故得黎庶若赴羶之蟻往往謳歌子孫如在天之龍昂昂振聳此蓋愛民之效也夫常人之類曲盡施仁況於少而無父之孤老而無子之獨老而無妻之鰥老而無夫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王制垂文皆有常餼禮也勾踐之給食小白之遺衣帝堯之不虐孝文之收恤霸王之道何莫由斯國家

甲子年間詔條內一款節該鰥寡孤獨不自存者給降
贍濟口糧有疾病命官醫調治其藥物惠民局支給今
又詔加米絹蓋博施之仁濟衆之聖其揆一也臣竊以
聖人之心甚重而在下者不能承宣故猶或未之盡也
下民之困情理多端今略具民之無告者四條惟陛下
察之乃有譙樓戍壘邊塞它鄉俯一介之微軀趁諸軍
之大役雲蒸霧湧殺氣森森月冷霜淒憂心悄悄或遭
疫癘或值傷亡感白日以沈光掩黃沙而抱痛此其困

者一也又有家寒力弱徭役煩多官吏督責於前債主追徵於後跼天踏地無計安身愁氣上騰災異屢降或自甘於縊刺或轉死於它方望桑梓以長辭恨終天之不再此其困者二也又有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六親無依倚之人元后所以矜憐之者倘遇正官廉吏尚承優恤之文如其暴吏濫官孰啓眼青之顧已辜丹詔還謁朱門或輾轉之弗能向溝渠而委命此其困者三也又有梟獍其心性馬牛而襟裾或當家窘之時或值年饑

之際曳鷄衣之簌簌啖藜藿以孜孜恒產既無良心盡滅東西南北輕遺父母以逋逃冬夏晨昏但見老羸之啼泣霜風易至日月難延罔極之恩恍然猶夢加以王事靡寧戶籍常存將如何哉維其瘁矣此其困者四也其餘冗事難以具陳若此之類皆國家之當憂者也伏望陛下寬父母之慈心拯生靈之困苦凡軍戎之病者命有司隨處以醫士治之凡軍役之後亡卒遺骸聚於一所命大將軍以下具三牲之禮以祭之庶幾下民

知恩意之深抑亦在上盡當行之理也凡廢疾而無依倚者在不得自存之例所在官司不承化周贍者以違制論凡民之父母年及六十以上及年雖未至六十而有疾者子孫弟姪不許遠離離者以不孝弟之罪罪之如已有人養育不得已而遠離者聽然後慎名器以建官考幽明以核實均賦役以立法務農桑以敦本課義倉以賑灾先文化以易俗禁奢侈以壯財薄差稅以優民若然則無告者十可絕其九矣其餘遵前詔而行之

雖欲見困窮之人亦不可得也

英宗至治中幸五臺右丞相拜珠奏曰自古帝王得天
下以得民心為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
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
朕恩之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將何以為君今理民之
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